

民族文学简论

吴重阳

人民出版社

民族文学简论

吴重阳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阜康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988年12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

ISBN7—228—00146—X/S·57 定价：1.75元

目 录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老舍 (1)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上的报告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老舍 (21)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 上的报告	
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社 会主义文学·····冯牧 (45)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	
争取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 的更大繁荣·····冯牧 (72)	
——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论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 (84)	
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及其界定标准····· (96)	
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继承、借鉴、创新····· (109)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成长的道路初探····· (116)	
紧跟时代的步伐····· (126)	

——建国来的少数民族短篇小说创作	
民族生活的长幅画卷·····	(145)
——建国来中、长篇小说创作	
歌颂祖国的新生，讴歌民族的解放·····	(153)
——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	
现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创作·····	(184)
新的拓展，新的探索·····	(191)
——近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简评	
民族·时代·创新·····	(196)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随笔	
出版说明·····	(203)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老 舍

1955年五一劳动节后，中国作家协会邀集了八个兄弟民族——彝、侗、僮、东乡、维吾尔、蒙、苗、朝鲜（延边）的十一位同志，和两位熟悉兄弟民族文学的汉族同志，到北京来座谈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哈萨克族的一位作家也接受了邀请，但因事没有能够出席。大家座谈了一个多星期。

来参加这次座谈的同志们之中，有的是作家协会会员，有的是由各地方文联推荐来的作家。有的民族还没有作家协会的会员，有的地区虽屡经联系而没能及时推荐出人来。因此，这仅能是个小型的座谈会，而不是兄弟民族的文学会议。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文艺报》、《人民文学》和其他有关的机关也都派人来列席，相互交换了意见。

这次座谈会上所谈到的情况与意见供给了这个报告以宝贵的材料。作家协会知道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如何重要，可是不了解情况，也就无从晓得其中的困难与问题。这次的座谈是必要的，及时的。

这次座谈会的规模虽然不大，可是还不易找到相同的前例——为什么应邀来参加座谈的同志们是那么兴奋地不避跋涉，远道而来，不但带来了可贵的资料，而且热情地发表意见，使座谈会得以始终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原因就在这里。参加座谈的同志们一致地感激伟大的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没有这个英明政策的施行，就连召开这样的一个小座谈会也没有可能！

现在让我们把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分项来说：

（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

这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事：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是许多座丰富的文化宝库。在有文字的民族里，象蒙古族、维吾尔族与藏族，都有久远的文学传统。以蒙古族说，远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建立的两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记录民间的口头文学，或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工创造文学作品——有传说、神话、故事和叙事诗，不但艺术地描绘了大自然、社会生活与劳动生产，而且塑造了英雄人物的形象。这些作品是一向以艺术形象的完整得到赞扬的。

蒙古民族光辉的长篇史诗《格斯尔的故事》的产生，经苏联与蒙古学者的研究证明，的确要比成吉思汗的出现于历史舞台还早两个世纪！苏联的格·米哈伊洛夫认为这是优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学著作，应当列入世界文化宝库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范例里边。留里科夫在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指出：“‘格斯尔’史诗的特色是对人民的信仰，高度的乐观主义，艺术上的鲜明和完整”。

这篇史诗于1716年在北京用蒙文刻版印出。这套木版，现在已经遗失了。史诗的全篇是十三卷，但在各国流传的

都只有上七卷。下六卷的手抄本，感谢内蒙古语文研究会的努力搜罗，已被发现，并且在最近出版全文。

与《格斯尔的故事》交映生辉的史诗是《江格尔》。它也是人民口传的巨著，至今还广泛地流传在蒙古人民中间。根据研究者的意见，这是十五世纪初期的作品，比“格斯尔”还更多地表现了蒙古人民的艺术天才和语言创造能力。

《江格尔》是由十二首长歌集成的。1900年俄国科学院出版了俄文译本。今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把它译成现代通行的蒙语出版。

在这两大史诗之外，流传在民间的还有许多著作，象据说是十三世纪写成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马”、1240年写成的《蒙古秘史》，和被研究者们予以一定评价的著作——十七世纪的《黄金史》、十八世纪的《蒙古源流》、《水晶鉴》，和十九世纪的《青史》。这些著作能否算作文学作品，和含有多少人民性等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鉴定。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与喇嘛教的传入，蒙古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歌颂英雄人物，表现英勇事迹的民族史诗传统，被翻译的佛教书籍所代替。满清政府采取了野蛮的愚民政策，任意焚毁、窜改一切思想上不利于统治者的蒙古民族古代著作。同时，蒙古也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学，如《水浒传》和《红楼梦》等。这是印度、西藏的佛教文学和汉族文学流入蒙古的时期，而蒙古民族的古典文学遭受了歧视与破坏。

今天，在毛泽东的时代，这些埋没已久的古籍可以翻身了！同时，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近几年来，描写革命斗争的、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和歌颂内蒙人民的新生活的小说、话剧与诗歌相继出现。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仁贝赫的诗歌，朋

斯克、敖德斯尔、玛拉泌夫、超克图纳仁等的小说与剧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与称许。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与乌孜别克等民族，在文学遗产上是可与蒙古民族媲美的。苏联刊印的第三、四世纪的《托瓦杜瓦》和第六、七世纪的《气斯塔尼伊利克别克》都是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就有了的宝贵遗产。十二世纪的《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的重要史诗。此外，象代表维吾尔与乌孜别克文学伟大历史时期的那瓦伊的长诗，和哈萨克文学之父阿拜的著作都是新疆的，同样也是构成祖国的文化历史的宝贵财产。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影响所及，使新疆各民族开始追求民主文学，涌现出不少的作家与诗人。亲苏、反法西斯、反抗民族压迫等，就是这些新文学作品的主要主题。革命诗人黎·穆塔里甫和他的战友们，因歌颂人民反抗国民党压迫的革命意志与战斗精神，惨遭反动派的杀害。革命诗人用鲜血给新疆的新文学写下革命的诗篇。

以往，大民族的野心统治者不但对少数民族施行残暴的直接压迫，并且挑拨少数民族，使他们彼此仇视，甚至离间破坏同一民族中人民的团结。尽管如此，各族的人民与人民还是互通声气，革命的发动往往在互相呼应。是的，新疆的文学也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兴的文学，新疆民族文学都具有优良的传统，理应从事搜集、整理、翻译，使他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学遗产！

解放以来，在文艺创作上，维吾尔与哈萨克等民族都产生了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诗歌与话剧。诗人铁依甫江和布哈拉等都孳孳不息地进行着创作的劳动，祖农·哈迪尔等在短篇小说与剧本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

藏族文学从第九世纪开始兴起，在十二世纪左右发展起来，十七世纪前后是昌盛时期。藏族信奉佛教，所以文学也受印度文学的影响较深。现在还流传在西藏的史诗、传说和故事，有一部分就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西藏流传很广。《神奇死尸的故事》、《贤愚姻缘经》等传说故事，在西藏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些作品来自印度，可是经过藏族人民不断的加工，它们的内容已经更加丰富充实了。

藏族也有自己的文学遗产，就重要的来说就有：

《格萨尔王传》史诗。这部名著在元末明初写成，根据民间流传的格斯尔王故事，描绘他的英勇事迹。原书只有四部，后来续书的人很多，到现在为止，已有二十四部了。它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民间流传很广，曾被改编为戏曲，还用为壁画题材。

在抒情诗方面，有流传最广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所作的抒情歌。相传他写过抒情歌一千多首。藏民至今还传诵他的作品。

在小说中，《米拉日巴的一生》传记小说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这部著作已有英、法、日、蒙、汉各种文字的译本。

藏族的民间文学是丰富多采的，在形式上不但有传记、自传、言行录、历史故事、短篇小说、寓言，和各种形式的诗歌，还有戏曲——文学已有了高度发展的证明。

现在，藏族涌现出来许多新知识分子，开始在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新生活的文学作品。

我们都知道，朝鲜民族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就不在这里介绍。延边的新兴文学，在这几年来，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有不少的成绩。剧本与小说之外，作家们也注意到编写民间

故事和说唱文艺。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品将先后译为汉语，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及早进行。

甘肃、云南、贵州和广西都是多民族的省份。许多民族还没有文字。但是保留在口头上的文学是丰富多采的。因为没有文字，或虽有文字而欠完整、不通用，口头的文学必然大部分是诗歌。可以这么说，每个民族都有许多优美的诗歌，人民的生活是和诗歌分不开的。劳动的时候要歌唱，恋爱的时候要歌唱，结婚、节日与盛会上也要歌唱。一个歌唱家就是创作家，一个教一个，一代传一代，一代比一代更多发展。诗歌起源于劳动，这些勤劳勇敢的人民从不间断的劳动中创造了悠久的文学史。在甘肃，山歌“花儿”是那么盛行，不但回族人民热爱它，就是汉族人民也爱唱它，在负有盛名的“莲花山花儿会”上，参加歌唱竞赛的也有汉族人民。

大概地说来，他们的诗歌是：

（一）反映世界人类的来历，如“阿细人的歌”、撒尼族的史诗，和大姚彝族的“梅葛”等等。

（二）反映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撒尼族的《阿诗玛》、傈僳族的《逃婚调》和傣族的叙事诗《娥变·撒木落》等都说明了婚姻的不自由和因此而起的反抗。他们热烈地追求自由与幸福。

（三）反映辛苦的劳动。即使在描写爱情与争取婚姻自由的诗歌中，也没忘了歌颂劳动。《阿诗玛》中的这种描写是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在《逃婚调》中也是如此——“什么都可以忘记带，麻团布机都可以忘记。谷物的种子不能忘记！南瓜的种子不能忘记！”

（四）反映对反动派的斗争。解放前，兄弟民族曾受到反

动派最残暴的压迫与屠杀。压迫越厉害，反抗也越顽强，继续不断的顽强斗争把兄弟民族的人民锻炼成百折不挠，至死不屈。他们当然要用诗歌歌颂这种英勇精神与斗争中的光荣事迹，使愤怒的火焰继续燃烧在族人的心里！

（五）反映解放后的新生活和歌颂伟大的共产党与伟大的毛主席。这是极其自然的。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使这些兄弟民族，正如使蒙、藏等民族，世代所追求的自由与幸福得以实现了。毛主席的确“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毛主席的确象“太阳照在我们的头上，反动派已告灭亡！”解放前，反动派甚至于不许各民族说他们自己的话，管人民自己的言语叫作黑话！解放后，他们怎能不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最精彩的语言来歌颂毛主席呢？

因为没有文字，或文字还不通用，文学形式的发展就受到限制，用散文写的，象小说，即不多见。可是，即使收集了这几省的民歌的一部分，也会是一片诗的海洋！

（乙）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从上述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来看，无论是写下来的还是流传在口头上的，都是那么丰富，真教我们兴奋，骄傲！我们所根据的只是参加了座谈的几位同志们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而不是兄弟民族文学的全部材料啊！我们有责任去收集、整理这些宝贵的材料，教它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化财富！

要搜集就须赶快下手，特别是那些口头文学——记得最多诗歌的歌手恐怕都是老年人了，我们必须及时地去搜集纪录，以免人去诗亡，使文学遗产受到无可补偿的损失！

怎么去搜集呢？我们愿提出一些意见：

（一）搜集工作必须遵从民族政策。假若担任这项工作的

人只单纯地去从事搜集，不懂民族政策，不懂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也就不尊重政策与风俗习惯，那就不但劳而无功，而且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

（二）搜集工作是细致的、耐心持久的工作。假如工作者只凭一时的兴之所至，匆匆往返，必会所得无几，而且可能错误百出。淘金致富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因语言的隔阂，我们不能希望很快地洞晓文学的含蕴。民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都非一时半晌所能了解，而这些正是文学作品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细心，不深入了解，我们是会把精华漏掉或把糟粕看成精华，以讹传讹的。为深入了解口头的诗歌，我们也须注意到随伴着它的音乐与舞蹈，歌与舞往往是分不开的。单纯地只注意到语言，而忽略了同诗歌生长在一起的音乐与舞蹈，诗的语言就必会受到损失。

（三）搜集工作也是群众工作。搜集工作者若是来到当地，就只去找干部，自上而下地布置一下，征诗索歌，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他应当深入生活，搞好群众关系，“也给也要”才能要到好东西（文工队就有这“也给也要”的便利）。至于只管从上边布置，不去帮助反而耽误了人民的生产，更是严重的错误。什么时节最适于搜集，应当事先了解。

搜集已毕，就该进行整理与研究。这也有应该注意的几点：

（一）整理工作最好是在当地进行，哪里搜集的，在哪里整理，以便随时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参考材料。整理了之后，和当地人民讨论也有很大的好处。

（二）对古典的文学作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去分析判断其思想内容，决定取舍。

民族的历史是复杂的，我们若是不从阶级立场去详加分析，就很容易犯错误，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作出不正确的评价。

（三）在搜集整理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的作品中有些残缺，上下不接气。对这个，我们应当抱残守缺呢？还是应当添添补补呢？

我们的意见是：不随便添补！还有：兄弟民族的语言结构和语法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也不该轻易发挥整理者的想象力，随便增减。我们应当尽量忠实于原著。

（四）口头上保留的长诗与传说，往往同一故事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连人物彼此的关系都各执一词。《阿诗玛》中的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便是最鲜明的例证。这需要极细致的研究与审慎的判断。首要的是就本民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去考虑问题，而不可主观地以搜集者所属的民族的心理去考虑。假若搜集者是属于汉族，他就不该眼睛只看着汉族去处理问题。偏于考虑汉族读者需要什么，喜爱什么，便使在整理中的材料受到损失。

总之，搜集、整理与研究都是极细致的科学工作，粗枝大叶的工作方法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就需要及早地培养人才。我们应使现在正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有组织的和业余的，得到更多的领导与支持，巩固起来，渐渐成为专家，担起这重大而艰苦的工作。

（丙）现在我们谈谈翻译问题：

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我们搜集、整理与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遗产，目的是为保存那一民族的文化财富、继承民族风格，也是为把它介绍给各民族。

翻译可分为三类：各民族翻译汉族文学，汉译各民族文学，和各民族互相翻译。

参加座谈的各民族的同志们一致表示，迫切需要翻译汉族文学，以便吸取先进经验。蒙族、维吾尔族与朝鲜族等已译了些汉族文学的作品，但还嫌不够。有许多民族只能从汉文看到汉族文学，尚无译本。通过翻译汉族文学，各民族都有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体裁的可能。

尤其迫不及待的是翻译文学理论——汉族写的和汉译的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理论的学习，创作即不易提高，这是个重要问题！

理论的翻译有困难：从文字上说，有的民族的文字没有够用的词汇去正确地转译文学术语与名词。因此，内蒙的翻译工作者从事翻译的时候，可以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以便比较容易地吸取那里已经译成的苏联文学理论，并参考那里的先进翻译经验。同样的，朝鲜族的也可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学习。

从印刷上说，有的民族人口不多，有的民族人口虽多而识字的尚少，汉族文学的译本就不可能大量销行，而出版社从营业观点上考虑，便往往不肯印刷只能销一二千册的文学译本。伟大鲁迅的作品的蒙文译本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至于文学理论的译文，只供作家们与文艺干部们的学习，销路自然更窄，也就更难得印出。这应加考虑。

一般地来说，各民族的作家与干部都争取学习汉文。但是，把汉文学到足够译书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方面须加意培养翻译工作者，一方面也需要与汉族作家合作。兄弟民族中翻译汉族文学作品的应有机会与原著者会面，在一起推敲译

稿，提高翻译水平。

各民族文学的汉译工作，已经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而渐次活跃起来。象《阿诗玛》那样的优美的长诗的整理与翻译是值得表扬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译品！对于各民族的民歌的搜集也有了一定的成绩。

过去的搜集与翻译工作似乎偏重于口头流传的民歌与传说（这自然是很要紧的），而忽略了当代各民族作家们的作品。他们的一部分作品已有苏联的译本，我们却还没有动手翻译！被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称赞的诗人们，也还不是我们作家协会的会员！

我们也没去注意翻译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光辉的古典著作，象《格斯尔》那样的史诗。

关于兄弟民族互译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品，在今天的情况下，大概须以汉文为媒介——譬如汉译的苗族文学，又被蒙族由汉文译为蒙文等等。这就加重了用汉文作翻译的责任：汉文译得不好，就必定造成辗转翻译，以讹传讹的恶果。

（丁）创作问题：

在前面，我们已简单地介绍过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并指出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下，这丰富多采的文学传统会得到继承与发展，使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一齐繁荣起来，百花齐放。因此，各民族的文学遗产必须及时地加以搜集和整理，供各民族今日的作家的学习钻研，以期写出富有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的作品。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而生吞活剥地摹仿别人，至好也不过能够作到照猫画虎而已。

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有文字的民族，象蒙、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我们知道，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

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我们不但欣赏并学习了兄弟民族的歌舞艺术，而且看到了他们的文学作品，熟识了他们的一些作家的名字。

各民族既有那么丰富的文学遗产，又有了新兴的现实主义创作，这使我们多么欢喜啊！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看，原来是以诗歌舞蹈自豪的新疆，已有了话剧；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了鼓舞劳动热情的新的诗歌和戏剧；在延边，在东西南北各兄弟民族区域都有了歌颂新生活的歌曲和其他的作品，新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文艺，新的文艺鼓舞着新的生活。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出席座谈的作家们反映，如何继承民族传统，如何写出地方特色，还是很不易解决的问题。

正如乌兰夫同志对内蒙文艺界所说的：“……内蒙古文艺是中国新文艺的一部分，有其一般性；同时因为内蒙是一个民族地区，内蒙文艺又有其特殊性。有时我们强调了一般性而忽视了特殊性，生硬地搬进其他地区的東西，不能很好地掌握民族形式和特点。有时我们强调了特殊性而忽视了一般性，不去吸收其他地区兄弟民族的新的革命的内容，也阻碍了内蒙文艺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反对生搬硬套，一方面也要反对故步自封。”我想，这段话也适用于其他民族地区。

是的，新文学还是新苗，而老传统又非一朝一夕所能体会，作家们自然难免感到无所适从。一旦看到外来的作品，也就自然要去摹仿，不但摹仿形式，而且甚至抄袭内容。这么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写出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人甚至照着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描写来写民族地区的农村生活！为矫正此弊，我们必须深入地学习本民族文学遗产，和深入本民族地区生活，只有这样充实了自己，我们才能适当地接受

外来的经验，而不至于生拉硬套。接受先进经验不等于抄袭，生活是抄袭不来的！

在各民族的作家里还有这样的事实：有的用本族的文字，有的用汉文写作。本族人民当然希望本族作家用自己的文字来写，而汉族人民为了多读到些兄弟民族的作品，就欢迎兄弟民族的作家用汉文著作。我们希望兄弟民族作家能够用本族的文字，先为本族人民服务。我们欢迎他们的汉文作品，也必须奖励他们的兄弟民族语文作品。为鼓励作家用本族的文字写作，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实际问题：一般地来说，兄弟民族地区的稿酬既薄，书籍销行的数目又不很大，因而作家的收入也就不丰，一般的作家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同一著作若是用汉文发表，稿费与版税便很有可观。这是个实际问题。

如何培养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问题。这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最根本的一环。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适用于一个地区的方法不见得就适用于另一地区。有文字而且有了新文学基础的民族比较容易；鼓励业余作家，举行竞赛与评奖就是办法之一。对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应注意帮助民间的歌手，创作口头文学，一方面应培养能以汉文写作的青年——象《贵州文艺》现在就有五位苗族通讯员，虽然他们的水平还不高，可是培养人才本是长期的事情。组织汉族作家去为兄弟民族服务，仍不失为过渡的好办法。

那么，我们就谈谈汉族作家以兄弟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创作问题吧。

在兄弟民族作家队伍还未壮大的今天，汉族作家去描写兄弟民族的新生活是有很大作用的。一部描写兄弟民族地区的影片能起多大的影响啊！参加这次座谈的僮族青年诗人韦其麟说